

高 中 師 範 教 本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史

編 著 者 孫 其 敏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不 准 翻 印

高中師範教本 **中國學術思想史** (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孫其敏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各書局 世界書局

自序

這本書寫成的因緣是這樣：

我不是個孜孜於讀前人書的人；我祇是個愛胡思亂想的人。我讀中國古史書的時候，既不肯循師傳之傳授，又不肯遵前賢底遺說，祇喜歡自己用心思想去；於是關於前昔的一人，一家，或一書，往往織成了一套一套模糊，斷續的亂想。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靠近黃浦的地方。我這時既不在爸和媽底跟前，又難遇到可以縱談無忌的朋友，真是孤寂極了。早晚聽潮之餘，那些舊影便不由自主地翻上心來；在沒有事的時候，就把牠們寫下來，寫成了極粗略，極粗略的輪廓。

一九三〇年我在江蘇省立蘇州女子中學講「國學概論」，因當時沒有適當的教材，即本前稿大意寫成此書。以是，本書雖被今名，內容有許多地方顯得出是偏於批評（Critical）而少史（Historical）的性質；這是我引為一件非常不愜意的事。

在我以前努力於這方面的人，給我的影響和好處自是不消說得。他們底意見有被我認為對的地方，我當然很歡喜地接受了；即使有被我認為不甚對的意見，也能促使我走向一條我認為較對的路上。有許多人直接地或間接地助我，實在使我感激不盡：

蘇女中學生底勤懇，時時使我感到奮勉和愉快。若換在較壞的環境裏，我恐怕不能這樣地安心於著述。

張東蓀先生時常給我以鼓勵與幫助。他底好意，我乘機會在這裏致謝。

幫我鈔寫的有好幾位：同事中有王香泉先生（蘇女中）學生中有曹君綜女士，湯達吾女士，李蕙英女士（蘇女中）顧乃立先生（東吳一中）顧乃勤女士（振華女學）他們底好意也是我不易忘掉的。

末了，我把這本小冊子獻給我慈愛的爸和媽。沒有他們底教育，他們底關懷，這本書是無論如何寫不成的。

目次

第一篇 導言

第一章 學術思想與學術思想史……………一

第二章 治學術史之方法與困難……………六

第三章 中國學術思想之地位與特色……………一

第四章 中國學術思想史鳥瞰……………二一

第二篇 先秦諸子

第五章 總說……………二五

第一節 諸子以前思想之窺測……………二五

第二節 先秦思想之起因……………三一

第三節 先秦諸子與王官……………三五

第四節 先秦諸子之分派……………四一

第六章 道家

第一節 老子

一 道家在先秦諸子中之地位

二 老子之本體論

三 老子之人生論

四 老子評

第二節 楊朱

一 楊朱之重要

二 爲我主義及評

三 縱慾主義及評

第三節 莊子

一 莊子之道體觀

二 莊子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及其根據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七

五三

六一

六五

六五

六五

七〇

七五

七六

八一

第四節 道家思想之影響……………八八

第七章 儒家……………八九

第一節 釋儒……………八九

第二節 孔子……………九二

一 仁……………九二

二 實踐主義——達仁之方法……………一〇一

第三節 孟子……………一一〇

一 孟子之身世及其所受之影響……………一一〇

二 孟子之性善說……………一二三

三 孟子之政治哲學……………一二九

第四節 荀子……………一三五

一 性惡說……………一三七

二 移欲說……………一四五

第八章 墨家……………一四九

第一節 墨學與宗教……………一四九

第二節 墨學之源流……………一五一

第三節 兼愛說……………一五四

第四節 名學……………一六〇

一 原理論……………一六〇

二 方法論……………一六八

第九章 餘論……………一七四

第二篇 所謂「經學」時代

第十章 經學概論……………一七九

第一節 秦漢思想之嬗變……………一八〇

第二節 儒家獨尊之原因……………一八三

第三節 經學之由來及經之意義……………一八八

一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	一九八
二	清柴紹炳考古類編	一九九
三	清何焯讀書記	一九九
四	近人皮錫瑞經學歷史	二〇〇
四節	羣經略說	二〇〇
第十一章	所謂「經學」之歷史	二二二
第一節	經學源流總說	二二二
第二節	各經源流分說	二三四
第十二章	今古文經比較	二四七
第一節	今古文派在漢代之爭	二四七
第二節	今古文家之異點	二四九

附錄——闡性篇

第一篇 導言

第一章 學術思想與學術思想史

歷史之中心安在乎此一難決之問題也。前人之解釋歷史，多重特殊的、內心的因子；今人之解釋歷史，則側重普汎的、外物的因子。同一治水之史實，離騷之創作，前人多歸之於夏禹，及屈原一人之特材；今之史論家則多歸之於多數人或長時期社會之產物。（此等祇是隨手拈來之例，其本身之真偽與本題無涉）此種從特殊而趨向普汎之解釋，可謂史學上之一大轉變。論者或謂新歷史非敷衍斷片之事實，而必從事於歷史因果關係之確定，質言之，即謂新舊歷史之殊異乃在歷史中心之找尋與否。然此實非確論；新舊歷史同在找求「史心」與歷史上之因果線索，其不同蓋在舊史家偏重以心理概念解釋歷

史，新史家則重於社會之因子耳。

學術思想在舊歷史中之地位甚高；舊史家頗多認學術思想爲時代轉變之樞紐者。舊史家欲狀一時之腐敗，紛擾及其他不良狀態，必舉若干之邪說異端以爲先因。例如論周末之衰微者，多好以當時之異說紛起爲因，以爲天下有道，則處士自當不議；論五胡亂華者，多好歸罪於當世之清談。根據此種史觀而經世，必多正人心，尙氣節，崇正教，鋤邪說之論調。吾國數千年來迂闊之政治家，固皆蒙持此史觀而又推論過度之害者也。今之史家察知學術思想乃隨社會而轉移，非社會受制於學術思想。舊史家所論乃倒果爲因。如論法國之十八十九世紀之歷史，全世震驚之法國革命，在舊史家視之，必爲盧騷、彌祿特爾輩思想鼓吹之結果。新史家之論調則截然不同：法國革命之爆發實由於社會、政治、經濟方面不良現象醞釀所致，無關乎當時之民治思想。進一步觀察，盧騷輩之思想何莫非社會之產物。是以思想縱能影響於社會，終究以社會情形爲其最後因也。

持此新史觀而作極端之推論者，每好詆學術思想之無用。彼儕一反舊史家之主張，認學術思想在歷史上之地位極卑微。甚者且謂歷史上有事實無思想，所謂學術與思想，「不過」(Nothing but)某種

社會狀況之下某種事實推衍爲層積之空名。既謂之空名，則其價值與重要可知。

關於類此之偏激之論，我人誠不能不持異議。舊史家之過重學術思想，自亦不能無憾。學術思想之影響當世，初不必如舊史家推測之甚。新史家之指示學術思想多有社會背景爲其先因，亦屬至確不移之論。舊史之倒果爲因，亦爲不可諱言之通病。似此，則學術思想在歷史上地位之低落可以無疑矣；乃事有不然者。新史家之抨擊舊說而中要之處在於舊史家認爲最後因之學術思想中更進而發見其出處。一震驚一時之學說爲衆人認爲產生一切者，今則確知其「不過」爲某種經濟條件之產物，如論社會主義「不過」爲工業革命後經濟劇變之產物。此「不過」二字遂將學術思想在歷史上之地位剝落無餘。依我人之見，此實係邏輯上之謬誤。「不過」二字原不必含價值之評判；其義蓋等於「真是」。我人既許某種思想爲某種史實之因，爲維持因果律之一貫起見，自不得拒否學說之更有前因。但此種因果關係之確示，實無關乎此思想或學說在歷史上原有之地位或重要。今舉一例以明近代任何國家之政治及其他均不能不受社會主義之影響；今有人焉，能確指社會主義爲某種經濟狀態之直接結果，然此何足損社會主義在近代史上之重要？故知新史家之分析學術思想實較舊史家爲精密，乃其極端者。

因以貶學術思想在歷史上之地位，則誠不免推論過度之病矣！

更有進者，學術思想之意義有二：一者，人類之知識乃解決生活疑難之工具；人類之生活乃一試謬之過程，而所謂學術思想者一部分可以代表先民應付生活精鍊之成績；故通史所載者乃蠢動的、盲目的、有時為殘酷的、非理的活動，在文化上之價值較低，而學術思想乃經過洗鍊，於實際生活有效之報告，在文化上之價值較高；要之，欲於通史外窺測人類有組織，有較高價值之文化，學術思想其代表也。二者，學術思想之一部分指示我人將來之道路，貢獻亦絕大。西方之主工具主義者言：思考之步驟凡五，為疑難之感覺，問題之確指，解答之擬設，涵義之引伸，與臆說之證實，五者之中，以第三步驟為最重要，蓋臆說消極的可引起其他較確之假設，積極的可一轉而為真理，人類之解決生活上疑難固必有賴乎此也。總結上說，學術思想，在過去，為人類活動精鍊的成績的報告；在將來，為人類解決生活疑難之參考與提示，則史的學術思想之研究，其重要可知。

嚴格地說，我國在過去有歷史而極少學術思想史。與此性質相似者最早如莊子天下篇，其後則史記均有儒林傳，或文苑傳，或藝文志，或經籍志之類。但此等皆不足以代表學術史，何則？蓋此等不失之主

觀色彩太重，卽失之瑣碎。偏見非史；瑣語非史。又此類大抵附庸於表紀，作史者對於學術思想未必有真知灼見，因此選擇不當者有之，前後闕略者有之。此等祇能作史料讀，而不可作史讀。其後有語錄、學案之編撰，較前略勝，第亦祇有一人一家之集語，非經淘洗，亦無由見其真相。予以爲作學術史有必具之手段：

一者、不偏的敘述。作史之第一要求在敘述之翔實，決不能存些許主觀之偏見；作學術史尤須嚴斥主觀之誘惑。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顯學篇之所以不成學術史，除其他原因外，主觀太重實爲其主因。蔡元培序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云：「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氣氛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蔡氏所謂之平等的眼光，實作學術史者所不可缺者也。

二者、有眼光的甄選。作史者真祇如上述之不具主觀，則世上之史實唯一，何以有不同之敘載？又

何以一者謂之精闢，一者謂之煩瑣？此則在甄選時之目光若何而已。敘述而自作主張則成偏斷；甄選而毫無主張則成平凡。此作學術史者所不可不知者也。甄選應注意之事二：一為著作之甄選，一為代表人物之甄選。一人之著作，史家應剔偽存真固無論矣；即同一可靠之材料，卷帙繁多，苟不知拔選其精要而參比；則不獨己累，且以累人。述一學派，往往可舉為代表之人物至多，苟不知舉其少數最關重要之人，則不將成爲叢鈔？凡此皆須待作史者之具有明眼者也。

第二章 治學術史之方法與困難

學術史之體裁，大別有二：一爲縱的，一爲橫的。所謂縱者，蓋就學術思想發生之時序而述其嬗變之跡者也；所謂橫者，則就一種特殊的學術或特殊的學派而總敘其源流者也。前者重在思想發生之線索，後者重在特種學術之流變；前者重在明大勢，後者重在達一宗。屬於前者者若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屬於後者者若唯物主義史、宗學淵源記。吾國前人撰著之有學術史意味者，大抵以橫的敘述爲多，其縱的記載如各史之藝文志、儒林傳等，往往偏於一時代，而不明其前後線索，實不足以代表縱的學術史之正格。

也。

縱的學術史與橫的學術史更有敘述式與選纂式之區分。縱的敘述體裁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等；橫的敘述式如皮錫瑞經學歷史、江藩漢學師承記等。縱的選纂體裁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橫的選纂式如指月錄、傳燈錄等。在我國過去之史學界，其類似學術史之撰著，以橫的敘述爲多，而尤以橫的選纂體裁爲多。吾國之所以缺少嚴正之學術史，此殆其一因也歟？

上述四種不同之體裁，其得失果若何乎？縱的敘述與橫的敘述，一屬通史，一屬專史，固無所分其軒輊。然本書之體裁終取縱的而舍橫的者，其故有三：一者，吾國過去之史學界所有縱的敘載，大抵斷代爲史，絕少有組織的、一貫的系統之撰述，故就需要言，當取縱的敘載。二者，學術思想，雖有學派可分，宗旨可爲識別，但其間之錯綜交雜，實至繁複，於一時代提出一特殊學派而祇顧及其本身，一若與其他思想系統可以分割然者，實不當於事理也。例如述宋學之源流而不注意及儒學受佛、老思想影響後之轉變，猶侃侃而論二程若何、朱陸若何，則其所得之真相亦僅矣。再則任何思想無孤起之理；苟述一種學術而不示學者以前因後果，則其所得之知識必非準確。三者，學術思想之區分頗非易，剖解一樹之橫切面，曰

某爲某層，某爲某層，使甲層與乙層本不可分，乃據此不顯明之分類而述其源流，其謬妄自不待言而明。例如先儒之區分思想，曰子學與經學，曰理學與漢學；但此等之區分之確當與否，實一重大疑問，此而未定，進而述子學史以別於經學史，理學史以別於漢學史，寧非突兀之至此本書之所以取縱的體裁也。

敘述的與選纂的體裁各有利弊。敘述體裁之長在示學者以有統系的思想嬗變之線索；而此則正爲選纂體裁之短。敘述體裁往往不能脫作者主觀之影響；同一思想家，一人之解釋如此，他者之解釋可全然異趣，使讀者茫然不知其真相。此敘述式之短正選纂式之長。一人之甄選材料，固不能無主觀，然此主觀大體無損思想家之真者，以原有著撰俱在，可以覆按也。本書大體係縱的敘述的體裁，同時亦多所甄選材料，以見書上所有論斷之由來，並留待讀者之辨析。

作中國學術史，特別於上古史，有異常之困難：一爲史料之屬僞，一爲解說之紛歧。史料屬僞，作者無所依據，解說紛歧，令作者無所適從。研究近代思想，此種困難較少。若至秦前之學術，則處處皆成問題。所以然者，古今遠隔，真相莫明；中經兵燹，雖有古籍，亦多淪亡；於是一察之士，應人心好古之理，托古人以寄己意，此僞書之所以層見疊出也。不知此理，則必貽「非愚卽誣」之誚。近人對於此項辨僞工作，極